

春秋胡氏傳纂疏

十七



春秋卷之十六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在位十八年夫入穆姜

宣公元年靈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靈十五年

六年宣公二年靈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靈十六年

六年宣公二年靈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靈十六年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

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

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

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宣公美惡不嫌同詞

其位其卑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法與桓公

以父廢故有王以卒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卑也

不能討者非赦之也天而立春秋書月書王而下桓公之

不於在道之當於其將終竟桓公之死王不能討聖人

不忍周道之衰而弒君者得志也十八年間書王者

四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月而無王何至是

為法於萬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

也宣弒子赤而立晏然無所忌憚春秋於即位之月

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一日息也惟其無王是以

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也

公子遂如齊惠逆女

魯棄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遜曰譏喪娶何亟

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

懼於見討何遜曰不待喪畢而遽如齊逆女故結昏



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羸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家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齊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見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

無道黨其臣而使弒君也蓋請昏割地魯所以自

結於齊者皆在遂與之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

襄仲隨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

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著魯人輔魯之篡俾

弒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

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欲急昏於齊也

也故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

非周公之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

之行矣

年之內圖昏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者也

公薨夫不議喪娶者不待貶絕而自明也

夫人之出而違禮婚媾皆罪也

公之子遂納幣已非禮况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祖之

弟乎然負篡弒之罪而急於結齊昏以定其位者乃

惡之大喪娶卿逆之非禮則其惡之小者爾

公未終禫制而圖昏春秋深加貶黜不書逆者姓名

不書如齊不稱夫不稱秋深以著其罪宣公未及期

年而亟於喪娶春秋書使氏蓋以宣公之惡有大於

喪娶者故詳錄之以見其逆私欲而紊典禮實欲結

人援而逭天討也

之立逆女使鞏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

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故終桓宣之出鞏遂皆稱

異公子無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

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

曷為賤夫人內無賤于公之道也夫夫與公一體也其

稱婦有姑之辭也

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音現下者不貶絕以見惡公本

羊夫人與音預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音去

氏輕於去姜范氏曰夫人不能以礼自固故與有貶

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固故與有貶

母與有罪矣高氏曰古者一礼不備女不肯行故夫

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音困惡無礼也

能以禮自防如草蟲音同草蟲大夫妻愆期有待如

歸妹之九四象傳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稱婦者

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不稱女

著文公之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礼至無姑則

於成昏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礼至無姑則

專以夫人礼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者敬嬴之欲速

以姑自居也春秋十一年公孫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

矣不待貶絕也書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音欲

反之殺世適音嫡兄弟出主君夫人援字如成風故事即

以子貴為國君母音母斬焉在衰音崔服之中昭十

云云又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

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

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

則精義隱矣音書夫以者不當以也音書夫以者不當以也

了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於親迎宣客他人

得以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

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弑其君娶齊女為寡

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於遂書以著其罪也公穀

言婦有姑之詞婦姜之嫡姑則出姜也經於子卒之

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宣公始立書遂以婦姜至

自齊所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魯棄

母於齊而娶齊女事悖妾以為姑也絕域天理甚矣

○**劉氏曰**左傳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必若云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躬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亦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舍族耶

夏季孫行父如齊惠公傳納賂以請會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誌可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毗至反事以觀斯得矣下

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諸侯立卿為公室輔二閱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音現者也音以春秋時國君

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

去三君而無私積子賜反季文子卒無衣帛之聲三君而無私積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

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矣而

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

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張氏曰文公出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季友受托孤之寄醜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

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晉靈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晉人討不用命者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年待放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尔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非也臣行之禮也穀梁傳放猶拜也杜氏曰胥甲下軍佐胥臣之子

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杜氏曰放者受罪黜免宥比於

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李氏曰放逐也或以為

近正羊公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

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周禮

諸侯擅恣法度而有舛放其臣者春秋不得不譏之

薛氏曰諸侯不專放大夫其書者僭天子之事也

嘉呂氏曰書放大夫惡專放也稱人以放國以放君與大夫

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人稱人以放國以放君與大夫

放公孫獵是也蔡人秦晉戰于河曲撓反女教史駢之謀

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

之呼夫去聲晉人禦志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

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

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

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將獨出乃以其屬出

宣子懼秦獲穿乃皆出戰秦師隨史駢曰薄諸河必

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偕貶可也而獨放胥

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胥甲捕

穿其罪一也放胥甲而捨趙穿穿者之族子也

有罪主也桃園之罪公于桃園靈其志固形於此矣故

稱國以放音現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替為後戒

也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

逐之也也周氏曰諸侯弑夷皋之兆也殺胥童者弑

或殺或放今晉專放其大夫可乎况舜討驩兜之罪

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封疆之內非

於衛是鄙衛也晉人於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

亡三帥自狀其過而秦穆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言以

而追咎善謀放胥甲于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推而廣之修己而不責人

鄰國將來服奚患秦哉春秋書放晉甲以其無罪而
譏晉之監也。○淡氏曰公羊云近正也此傳是三年
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故各雖同而
實殊傳不見事迹故云尔高郵孫氏曰穀梁云稱國
以放放無罪也案稱人自為與其下
為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

公會齊惠侯于平州張氏曰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有牟臺注平州在縣西今屬益都路
沂水縣屬
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

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

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扶

同反下致討隱四諸篡立者諸故曹人以此請

負芻于晉成十三年曹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
十五年會戚晉執負芻歸京師十六年曹

則君列諸會矣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

春秋卷十六

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

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

尼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

稱及我所欲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

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張氏曰凡亂臣賊

其欲者以有霸主太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

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

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

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

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与桓公鄭莊垂之會一

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弑君威弗能加魯

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愚按齊惠因戮我之逆得

立乎其位故魯宣納賂求會驩然而從盖同惡相濟

耳特齊之強大足以比魯故
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惠侯襄仲
如齊拜成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

客而並書介使去聲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

之也論語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季子然問仲由冉夫有以死爭去聲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

非君命失其所也禮記死皆特書於策竊疑忠義之臣君之難困不可待召命而後致死也杜氏遂及行父

則一再見音塊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

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禮記臣同如齊

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禮記武三思李

或內交官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去聲至

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禮記武三思李

張后而擅殺五王上皇於西內崔胤崔昭緯結王

行瑜李茂貞朱全忠而脅帝殺杜諫能王搏蘇檢賊

王溥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惠人取濟西田左傳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賂齊也言取受之也以為賂齊也禮記齊也宣公不義得國賂

齊以求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

故不云我非為強取故不諱不能而有失者皆諱張氏

三十年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

春秋取田邑皆賂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

為已得特書其賂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

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

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齊仲

孫曰君其務寧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

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

中國胥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

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去聲梁王

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於豔蓋得經書取

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

立無徒而亂少弭矣相公篡立求援於齊而

立而賂以濟田以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

貪其利則相宜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後曰取蔽罪鄭

齊誅其貪利而戒亂也大季論治國平天下深戒以

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廢皆技木塞源知

者其計以是為賂故書假諱之也魯宣之弑君謀出

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兩討之蓋田

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篡人之國

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為齊賂齊惠既輔人之篡

於受其賂田以為己有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

取我高魚不書必有歸之者然後書是故隋西田書

取諸闡

秋邾子來朝邾無義者也宣公為弑君者所立邾子來

朝而無貶文者所於朝拒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

同曰邾子朝當討之入不貶者拒公之經已率法從同

也

楚莊子鄭穆人侵陳靈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

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

將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

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

于晉楚子侵陳陳侵宋靈公受盟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

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今乃附楚以亟去病中國何義乎不討有罪

固晉之無義而亦

未至如僭王獨夏之罪大也却舍晉從書侵陳遂侵

楚附无王之夷狄以為中國患故人之書侵陳遂侵

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

也使却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聲於

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盟會而書楚

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次戰於書楚

其與國也故侵蔡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喜

而夷狄得以執伯權也書遂伐楚言志不在

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比之勢於是始也

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

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

有爭无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也善救陳也

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善救陳也

晉靈趙盾帥師救陳靈趙盾帥師救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

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門庭門內之寇

之王者以諸夏為藩籬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

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者救其患

難凡救患如解倒懸民之險之如拯民於塗炭

皆為美也如解倒懸猶解倒懸也之中塗炭猶言水火如孟子言知此義則知春秋用

兵之意矣傳去聲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

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文十四

國伐諸侯會而不序同上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也宋負就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難楚

討之存心未必誠於為義然就逆之賊夫人得而

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靈師于蔡林伐鄭

穆公作裝林晉會于蔡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也

于北林晉解揚晉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

後代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蔡林鄭地蔡陽宛林縣

東南有林鄉魯在平汴梁路均州新蔡縣即蔡也

列數下上聲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

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得會公侯今晉侯

則善矣曷為大之耶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

師其體敵傷皆不書師敗績大夫獲仍書師敗績列

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

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

也其立義精矣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出兵車之

會自參以上大夫用諸侯之於是出趙盾以其用諸侯也

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止書趙盾帥師救陳下書諸

侯會晉師于蔡林伐鄭則蔡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

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前者救災恤患之

功故詳錄其會地也晉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先講會禮

而後往伐始疑於助忽而討突終乃伐忽而助突故

春秋責其疑此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蔡

林伐鄭四國之君翕然而從晉師討罪以救患故書

似而實異也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突入于陳而繼

書公會諸侯于袤伐鄭則為堂突而伐忽可知矣書

楚子期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而繼書諸

侯會晉師于蔡林則為討鄭而救

中國可知矣屬辭觀之是非瞭然

冬晉靈趙穿帥師侵崇崇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趙穿侵崇秦弗與成趙穿曰崇秦之與國也

趙穿侵崇秦弗與成趙穿曰崇秦之與國也

趙穿侵崇秦弗與成趙穿曰崇秦之與國也

諸商有崇國在京北鄆縣甘亭愚按今奉元路鄆縣之東
崇小國也公羊誤為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護許元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去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音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子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音現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圖曰晉欲得他人之國適足以眾晉之敵尔此謬計也
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否於其間乎
則曰公羊云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趙穿伐

晉 天子之邑罪大矣
人宋 穆晉人伐鄭以報地林之役
人伐鄭 於是晉侯修趙宣子為政驟諫而

傳不 **入故** 不競於楚 **宋** 於楚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去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音煙伐燕本圖曰言晉無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去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昭四無瑕者可以戮人
圖曰宋怨鄭與楚之侵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于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况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
家氏曰此一事而前後褒貶不同者鄭背華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

借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甲寅二年晉靈十四試曹惠二成二十八蔡文

春王二月壬子宋文華元帥師及鄭穆

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反

鄭大夫帥師自此始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車百乘文馬百駟以饋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杜氏

兩軍接刃主將去声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

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此年

鄭罕達戰于鉄皆兩林帥師其眾敵也春秋書戰言

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衛孫良夫

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齊國書皆

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唯齊國書及此年宋華

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

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師

之選其義深矣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或曰

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若班乎

也命國家安危之主鄭使

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去声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

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去声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

八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

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周氏曰元年秋鄭人與

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
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諭之否則
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遽帥師出與之戰
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國而
已試君致寇而不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張氏曰宋
以戰也君致寇而不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張氏曰宋
罪經不書伐專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
春秋責宋之意重於責鄭矣○趙氏曰穀梁云盡其
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按兵
敗身獲而云不病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
次弟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乃足見其不身先
士卒介何得云善矣

秦共師伐晉靈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注曰焦晉河外邑晉用大師於崇
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去是興師而
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

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音現矣

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惜模於此哉其從之也

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專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

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

來者漸矣而後敢戰殺函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

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凌駕

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

秦以軋楚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

與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

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非自致之而誰耶張氏曰

竊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靈人宋文人衛成人陳靈人侵鄭穆晉趙盾

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闞椒救鄭曰彼宗豈

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豈

于楚始將繁矣姑
益其疾乃去之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
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
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
信二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公者侯之師何畏乎楚何
避乎闔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
氏而稱人諸侯之師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者
之義故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
事謀始始若慎人情有爭訟之道凡所作事必謀其
無由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眾師文王卦序有不能
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

春秋卷十九

十四

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
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諸侯之從

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黶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
晉為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此宋以伐鄭鄭復
使歸生伐宋蓋有辭於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
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
於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率動能可輕哉
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愧猶為宋報鄭
是以賤四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之趙盾揚晉師
權託於伐國實無闔心故柴林之役楚囚解揚晉師
即還是役也與闔椒遇即謬為之辭曰彼宗競於楚
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心也左氏乃曰晉
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能競於楚何失實之甚耶
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臯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從臺上彈人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魔賊之不果觸視
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弼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黎焉
明搏而殺之闔且出提弥明死之矢輒與為公介劍哉
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曰未出也
復太史書曰趙盾趙穿殺其君以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然對曰
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然對曰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
而也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處乎臺上引彈而
彈之膳宰熊蹯不熟公怒殺之使荷舂棄之盾就視之
趨而入諫靈公心忤焉欲殺之伏甲于宮中召盾食之
已食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示我吾將觀焉
盾將進劍祁彌明呼之盾階而走公呼焚而厲之彌
明踐之絕其領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盾而
乘之馳而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
而入與之立于朝晉史書曰晉趙盾弒其君者乎史曰
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
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
不弒而曰者弒何也以罪者也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
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
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者曰天乎子無罪
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
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

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趙盾曰
趙穿弒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下都亂反盾之獄

詞也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書是斷而盾

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

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

於其身而誰責乎

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亡而越境謂去國

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

返必如宋子哀潔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

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

討於為氏不足以道大惡之誅必如衛石碏之誅不
避親無一毫阿私之意而竭力為君復讎然後臣子

之事不然是有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音聞

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本公羊何氏曰今將欲弑而意欲

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者乃閑臣子

之邪心而謹其漸也者雖欲辭而不受可乎國語曰

靈公欲殺之而心欲弑之是不止同謀而實將弑也

春秋不可並書穿者而擇首罪者以書之亦義之所

宜也國語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內

殺者組受命不肯殺者而死提弼明救者而闖死

靈輒內叛倒戟免者於死則看之私屬與公徒敵無

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為仇敵非看弑公則公殺盾勢

固不兩立也穿者之疾乎平日所愛信之人也弑公

而看乃復穿之弑為看弑也看為首惡穿特承意行

事者尔看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弑君之罪將誰欺

乎夫子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說

者多方為看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

以欺後儒也國語曰看陰弑其君而湯逃其迹

待親弑然後罪之則奸臣賊子得以高貴鄉公之

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矣以高貴鄉公之

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

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

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

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公紀帝見

威權日夫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

不能坐受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官童數百鼓噪而出

中護軍賈充逆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

如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抽戈刺帝

刃出於背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入殿中召群臣會

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独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

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曰泰言惟有進此不知其次

逆不道然則趙穿弑君而看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

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

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苞樂洛音之徒皆蒙歸獄

而受戮焉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弒之然後

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蓋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

誅樂而歸獄焉唐昭宗紀上至洛陽朱全忠以帝有

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李振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

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

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遽起繞柱走太追弒之昭似

李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

弒逆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

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慟哭殺朱友恭氏叔琮

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朱全忠之專政於魏唐也

公之欲殺盾猶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

謀朱全忠也趙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弒高貴鄉

公與昭宗也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弒高貴鄉

於地也魏唐舊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弒帝而邵

子經出書及朱子綱目則筆之曰魏司馬昭弒其主

髦朱全忠弒帝蓋取法春秋誅趙盾之義也司馬昭

族誅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叔琮等尚不免君子直

筆之討况盾使穿逆成公于周以固新君臣父子不

君之寵則元惡之誅不於盾而誰任乎

春秋流士

十七

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此則明文王事紂之道 ○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盾亡而不反可也反而討

賊亦可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弒君

之罪矣故曰春秋誅意二人之不討罪意在於弒君

也 ○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

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為何如盾乃與

諸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

公之立非盾意也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夕

之故矣齊商宋鮑弒君篡國晉為盟主所當治也盾

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為之

定篡竊之位無君之心父已萌矣堂上之竟方與挑

○補氏曰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竟乃免按董狐云

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

謀尔非謂越竟即无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傳會

為此言若然者奸臣令人弒君身越竟而還即為无

罪乎 ○宋子謂左氏見識其卑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

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辭免耶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位六年弟瑜立是為定王

乙卯定王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

秦共三楚莊八文五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

乃不郊卜帝牲不吉則板糶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

月於糶者唯具是視郊則昌為必祭糶王者必以其祖

配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事之變也乃者乃不郊為去声下牛之口傷穀梁全曰牲傷改卜牛

而牛又死也家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

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言辭煩而不厭者其變

獄逆理亂常持是饗帝故天譴之也不然郊矣禮

無故其口自傷易牛禮為天王服斬衰周禮司服凡

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

宣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杜氏禮乎此因事

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備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

越緋行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宜可借天下

秋所以特書之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

而遠適他國桓公不奔頃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

之新城蟲罕襄公不奔靈王之喪而有不脩弔禮而

如楚且送楚子昭之葬于西門之外有不自相聘問

自相聘問簡王之喪襄公不弔而固將以是為可

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文帝紀遺詔曰

之自然矣可甚哀當今之出咸重服以傷生吾甚不

取朕幸以天年得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

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母禁嫁娶祠祀毀

中當臨者皆以日夕各十五卒声已下服大紅十五

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慶云皆當言大紅為領

功布也織細布也應邵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

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月為釋服此以日易月也

師古曰紅与功同此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

取於周禮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
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
於前而近代因循謬說未之思也禮記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
也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音現魯僖公禮父矣隱桓莊閔不書者聖人
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書也禮記天
王崩三月天下服王崩至是已二月海內諸侯皆當
斬衰首經杖紼帶冠繩纓管屨管為同姓之宗因而不
敢入其門苟釋凶服而從事於大禮是慢天也且天
子嘗禘郊社蓋蓋既陳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
制所紀則祭天地社稷越而擯祭耳春秋書郊牛災而改
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躄傷郊牛改卜
之牛故皆變郊定十五年哀元年躄傷郊牛改卜
不郊實以郊牛之病有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非禮而
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繼事之辭所以著
不郊之由係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
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之誠意不
足以致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
示譴告之意而不知止也

猶三望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

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
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

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禮記大宗伯旅四望

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去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

何與音預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

不得祭亦明矣禮記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

不屬我則氣便不與禮記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詳見信
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年臨川吳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禮可不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禮可不葬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七年四卜五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公末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不已不當為而為其過益甚矣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罪諸侯之不王也家氏曰桓王七年而微者往會魯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取葬譏速也

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劉氏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宣以是為常事而不書意林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宣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也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

為公親往可乎

楚子伐陸渾之戎

渾戶門反作賁渾戎后同無

於維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夷狄相攻不志據文十六戎伐楚哀四楚克此其志

何也為去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

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

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夏楚

莊人侵鄭穆公傳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

也書惟十五年宋及楚平則書之不与中國之服於

也夷狄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本

言所為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皆音替竊

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迂善

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

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曰

晉靈推貨是術是以失郊成公繼世雖未有大過

人而郊遠棄異即同蓋貴華賤夷人心義理之同然

非威駭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以伐

鄭略无成功今息兵踰年郊何為而自至乎春秋繼

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

惡楚莊圖伯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惠赤狄始見經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謂

春秋赤狄之地也魯在齊今廣平路高氏曰見狄之種類

已分矣襄陵齊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據境

之時○宋文師圍曹文公傳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遂

出武穆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

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

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

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

赦之罪在官者殺无赦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曰武

氏之乱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内睦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也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葬鄭穆公

葬速礼不備也

定王四年晉成二 齊惠四 魯成三十 靈九 桓三十二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惠平莒及邾莒人

不肯公伐莒取向向舒亮反 非禮也 平國以禮下

之有无治何以行禮 亂伐而不治亂也 以亂平亂何治

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 伐

莒義兵也取向此也乘義而為利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伐

軍邳縣北 今淮安路海寧州

心不偏黨之謂平毫私欲而後可以稱物平施也 以

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

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上声下之而有不

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

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

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邾相怨而

邾乃魯昏姻之國公欲為邾平莒而挾齊以為重公

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

甚矣公既无以得莒後書邾伯及所欲也 有二義及

邾來歸則邾亦不能固其好也 有二義及

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

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

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直使人信之者唯只有道也

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 辭曰使子路約我

无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

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

不聽者哉使子路動而違義言不廢信不可決邾

黨之平况千乘之國乎 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有公伐莒取向詳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辨利之要夫莒邾所以爭為不平故耳齊魯求其平

高者抑之而下者率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者宜哉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已之不平求人之平况又因以爲利無道甚矣以取向深責之也通言凡書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責之也通言凡書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

秦伯稻卒共公也在位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如

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弑靈

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懼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通言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戒馴致蹉跌以至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從人弑逆者多矣

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二年戰大棘獲華元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

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

賊所制矣晉惠帝紹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發太后楊駿功侯者千八百一一人亮推勢日盛賈后欲奪其權使楚王瑋夜圍亮府殺之沈慶之傳慶之既發業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閉諸橋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乃使沈收之賜藥酒殺之國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高氏曰春秋之作常施於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於可免故以治歸生則

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陳氏曰歸生為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位為上卿父執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張氏曰歸生位為上卿父執大權國事由已乃不能鎮服奸邪渴絕萌孽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宋嘉言曰宋欲弑而不國討之法而明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左傳所載事蹟根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魯公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斷歸生之推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赤狄侵齊惠公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秋公如齊**惠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毗志反年如齊而皆致

者危之也

此年明年九年十年四朝齊十年又弔齊

唐公至自

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遂得臣以土地

賂齊而請會

齊取濟西田會平州以卑屈事齊而求安高固曰

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上不知有天王

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

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

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

鄰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於齊繼薦賄焉而惠

公援之甚力為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

安危榮辱係於齊君大夫嘖笑之頃明年高固使

侯止公宣公得不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於桓公

秋蓋危桓宣之不得返而又嘆其不見討也

冬楚子莊伐鄭襄公傳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

不獲成故曰未服也

中國諸侯不

服也

中國諸侯不

服也

服也

服也

服也

服也

服也

服也

服也

服也

服也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

也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稱字所以與之來者接

不書女歸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與之來者接

降於諸侯

也

也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

成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留公強

非君命不越竟齊高固官慶以示譏罪宣公也其曰來者

以公自為之主前公曰來者謂高固固齊之禮稱子者

或謂別筆列於先公之女也禮氏曰時君之女故加

春秋書子叔姬者三餘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

與之者為夫體敵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

為之主而公自為之主壓於涉反或尊毀列卑朝

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

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與却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

幾不得撫有其室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

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辭曰以敵

室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而宣公以魯國

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上委禽焉孫黑強

也納采用鳴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

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

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音悅禮不近於禮

奚足遠去恥辱哉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

與之婚皆非禮也家氏曰問者之人為強有力者魯

為不可而用齊之力篡就得國固不以是為辱魯國者

宗社重為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出而女於吳

且猶羞之而况於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責

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之罪也宣公

未甚至齊之臣強娶其女甘心与之而不敢違自為之主如敵體然蓋身為不義故忍耻忍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与夫婦之稱非也。不曰逆女別於逆君夫人者也。

叔孫得臣卒

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為宣伯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

見音現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

之偕行文十在宣公固有援字如立之私其恩數豈略

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音嫡庶人

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

臣並使去声也若憐模揔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

能救則將焉音煙用彼相去声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

仲遂以其內交官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

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

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何氏曰

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冬齊

惠高固及子叔姬來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

音現成婦遣使去声反馬本禮氏正義天子諸侯

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婦至質

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

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則高

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去声父母者歲一歸

寧何氏曰大夫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

妻歲一歸寧

亦非禮也初嫁未合歸寧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

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

可犯乎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

憚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

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高氏曰歸

寧常事不書反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高氏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高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

俱來前日以臣位君猶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

館甥之禮宣固無所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為之辱

矣不可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按經文直書其事

則不見非禮亦何

用曲為義乎

楚人伐鄭莊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

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

不書晉救者歸生弒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

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為

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

氏曰愛失譏會大義不立營管救鄭以致

楚人益陵諸侯携貳茲晉之所失道歟

千定王六年晉成四齊惠六魯成三十二

八年桓二春晉成趙盾衛成孫免侵陳

按傳去聲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書不書者以下

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

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去聲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去聲帥師救陳又再

與之連兵伐鄭並元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

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

不書伐而省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无功故也
家語曰陳之叛晉即楚以知故耳鄭穆暮年棄楚非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世稅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羸君政在趙氏豈能為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爲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入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爲晉屈也
而趙盾之罪當著於春秋其再見曷爲既自宋趙而趙盾無討賊者則凡入而巳矣
劉向曰公羊自趙盾弒君向以復見弒君者趙盾穿也非也弒君復見者寧止看乎穀梁云不言帥師師不正其敗前事亦非也將尊師少亦

夏四月○秋八月螽

傳去聲謂螽爲穀災程子曰虛取於民之効也劉向曰

災貪虐取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

色角反起賦歛去聲既繁矣氣應去聲之矣何氏曰公

下同如齊煩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音

擾之所致於事宣公不知舍上聲惡迂善以補前行去聲之愆而

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

助法而稅民初十五年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

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

所感也高氏曰書八月者唯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

於以時書者矣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

冬十月

春秋卷之十六

數之也

